

南雷文定五集

南雷文定五集卷三

仁和門下後學沈廷芳參訂

休寧 後學程志隆較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改本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抵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羲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

而失之也。乾初深痛樂記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語。謂從懸空卜度。至於心行路絕。自是禪門種草。宋人指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爲本體。同一窠臼。必欲求此本體於父母未生之前。而過此以往。卽屬氣質。則工夫俱無著落。當知學者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本體用事。不須別求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

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卽中庸位育之功至是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美矣繼之卽孟子擴充盡才之功成之而後知性無不善也非是原始無性至成之而始足耳又云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故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彼言既發謂之情才出於氣有善有不善者非也又云人心本無所謂天理人欲恰好處卽天理其主于無欲者非也乾初論學雖不合於諸儒顧未嘗背師門之旨

先師亦謂之疑團而已。其論大學以後來改本牽合不歸于一，并其本文而疑之，卽同門之友，斷斷爲難。而乾初執說愈堅，無不怪之者。此非創自乾初也。慈湖亦謂大學非聖經，亦有言大學層累非聖人一貫之學，雖未必皆爲定論。然吾人爲學工夫，自有得力處。意見無不偏至，惟其悟入無有不可，奚必抱此齟齬不合者，自窒其靈明乎？是書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夫更改之與廢置相去亦不甚相遠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

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
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勿善也輒棄去
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
章句乾初每鏘之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
之支離見于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
薨莫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
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乾
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
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于友朋一事稍
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熯陸圻徵文壽母乾初

謂術術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日非義之義大人勿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備名教者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於康熙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塋于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禾姝女一人孫二人克壘克爽余于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

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譏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填淤唯我飛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宰飲彼書蟬欲抹微言與時浮沉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貢士雨垓葉君墓誌銘

葉雨垓有寒疾、春盡禦重裘、熾火床下、左右夾鑪、猶苦兩肩火氣不到、飲食必百沸、末胡椒投之、乃下咽、余讀宋文憲送戴原禮序、內載松江諸仲文病狀、與雨垓相似、而原禮以爲火極似水、余友高旦中精于醫理、因謂之曰、雨垓之病、需子之脉、而信順治戊戌春三月旦中過視之、曰、此內熱也、與見症相反、雨垓終不能信、至六月二十八日而卒、余評雨垓之爲人、有相反者三、其病適應之、生平好釋氏、而行事拘牽、一反也、賦性魯鈍、而自負經世之學、二反也、貧不能

自給而好施與。三反也。雨垓保居近三十年。不登變
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終身菜食。凡其苦行。遠過桑
門。然不能散髮絕世。米鹽瑣屑之事。畢經其手。未嘗
委之厨下。兒室中終歲不能掃治。書卷與醬醃雜置。
客至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然數上
書言事。桑海之交。走烈日中數百里。迎師於台州。迨
其晚歲。貲產落盡。寄食僧厨。然遇賣妻質子爲之贖
歸者。數人或負之篋。置空券聽其忘失。略盡嗟乎。雨
垓何自苦。豈其才不能振與。而雨垓自謂有得。抑不
厭煩苦者。釋氏之爲道宜然歟。庭宇蕪穢者爲掃除。

天下之故智歟。施其所不忍施者爲施舍之最。境歟。余又無以測雨垓之所至矣。雨垓少廩於學。迎師之功。同輩皆得議叙。而雨垓平進。貢于二十人之中。東江失後。方有知之者。授以虛銜。夫授職於旣敗之後。是亦謂之相反也。雨垓諱華。滋葉氏。餘姚人也。曾祖諱選。嘉靖十七年進士。工部郎中。祖諱逢春。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鄭陽知府。父諱憲。祖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廣西按察司。母梁氏。封恭人。配盧氏。子一人。晟。真生在萬曆辛亥八月十五日。塋邑之風山。喪亂之中。余濱於十死。雨垓不以爲非。是然余自以爲迷。輪亂。

轍每勸雨垓入山自放。雨垓不應。丙辰八月始依空林。遠公之故居。以老澤望游山歸。歎雨垓近日之樂。余心喜而恐其不能久留也。果未幾而以病出矣。余之哀雨垓。不僅以其爲內弟也。然則巖之求銘。其又何辭。銘曰。

世所有之嗜好兮。雨垓亦云其無之。旣澹然而寡欲兮。復亟亟其奚爲。

萬公擇墓誌銘

昔者徐曰仁死、陽明每臨講席、酬答之間、機緣未契、則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言之、年來未易及也、一日講畢、環柱而走、嘆曰安得起曰仁於泉下而聞斯言乎、乃率諸弟子至其墓所、酌酒而告之、嗟乎、知言之難也、從古皆然、余老而無聞、然平生心得、爲先儒之所未發者、則有數端、其言性也、以爲陰陽五行一也、賦於人物、則有萬殊、有情無情、各一其性、故曰各正性命、以言乎非一性也、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也、狼貪虎暴、獨非性乎、然不可以此言人人則惟

有不忍人之心、純粹至善、如薑辛茶苦、賦時已自各別、故善言性者、莫如神農氏之本草、其言太極也、統三百八十四爻之陰陽、卽爲兩儀、統六十四卦之純陽純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卽爲四象、四象之分布、卽爲八卦、故兩儀四象八卦生、則俱生、無有次第、人生墮地、分父母、以爲氣質、從氣質而有義理、則義理之發源、在於父母、陽明言、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不知天理、從父母而發、便是仁也、嚴父配天、非崇高之也、吾之於天、渺不相屬、藉嚴父在天之靈、通其陟降、而先儒疑於郊、鯀以功德言、不以感

召言、非也、河圖洛書、先儒多有辨其非者、余以爲卽
今之圖經地理志也、其言河洛者、周公定鼎於洛、四
方之人戶盛衰、道里之阨塞險易、諸侯貢於天王、故
謂之河圖洛書、其他異同甚多、見者訾爲郢書燕說、
一二知已、勸余藏其狂言、以俟後之君子、惟公擇渙
然冰釋、相視莫逆、以爲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余何以
得此於公、擇哉、今公擇死矣、余之思公、擇寧不殊陽
明之思曰、仁乎、公擇諱斯、選萬氏、余友履安先生之
第五子也、其世系詳履安誌中、公擇生平不應科舉、
出而教授、自武林語水、以至淮上、故亦不專舉業、通

鑑則手錄、二十一史則句讀丹鉛、不遺一字、其在語
水得余所評羅念菴、王塘南二先生集讀之、不以口
耳從事、默坐澄心、恍然如中流之一壺、證以叢山意
爲心之主宰而愈信、從此卓犖讀書、不爲舊說所錮、
三十年如一日也、淮上之門人如唯一西泚、皆能興
起於學、使叢山之流風餘韻、北漸而不墜者、信公擇
之立身不苟耳、世苦於貧、多不持士節、三三兩兩相
習於機械之途、以苟得爲才、公擇痛惡之、卽在久故
者、未嘗肯假借一語、令其自容、有以講學自命者、諸
儒無不受其彈駁、衆皆惑之、公擇曰、誠使彈駁皆是

也而獨不彈駁、燒金關節、身與之乎、筇在名家子、逃而爲僧、見人卽以布施、強聒公擇面數之曰、儒佛皆君子、曾有君子而不知廉恥、一道筇在不覺、媿屈交游、聞闡隱微之善、砭纖芥之惡、古之所謂隘人也、公擇旣不爲世用、事功無所表見、又不著書以自炫耀、然余直信其爲黃叔度、吳康齋路上人、非阿私所好也、生於崇禎己巳五月十八日、卒於康熙甲戌八月初十日、娶董晉公之女、無子、以兄子世祺、縣丞爲後、一女適王文三之子錫仁、余三年病榻、知交斷絕、公擇自館歸、必再三過余、以工夫相證、始得破涕一笑、

今年正月二十二日。雪浪兼天。公擇扁舟觸險。信宿而去。余以爲一年之別。執手悽愴。苟知其爲死別。悲又當何如也。知公擇者。家人未必如余。故不俟其請而銘之。銘曰。

世之講學。僅以口耳。高者清談。卑者無恥。羗郎之尤。時文批尾。惟公擇甫。靜坐窮理。數十年功。識一是字。不媿古說。不隨時徙。膠漆盆中。震雷破底。吾傷孤另。愈思其美。

紀九峯墓誌銘

余讀文陸傳而嘆一時忠義之士何其盛也。故鄧光
薦爲文丞相幕府傳僚將賓從牽聯可書者六十餘
人。其散見於宋末元初各家之文集者。殘山剩水之
間。或明或沒。讀者追想其風槩。索噓而不能已者。又
不知凡幾。蓋忠義者天地之元氣。當無事之日。則韜
爲道術。發爲事功。漠然不可見。及事變之來。則鬱勃
迫隘。流動而四出。賢士大夫。歛起收之。甚之爲碧血
窮燐。次之爲土室牛車。皆此氣之所憑依也。金石變
聲。余所紀錄者亦多矣。而余友高辰四爲紀。震文丐

幽堂之誌亦其一人也。君諱五昌，字秉文，別號九峯。靜隱，世系鳳陽元翰林學士紀安道之後。學士同知慶元路事，卜居於鄞，然返葬鳳陽。至其孫宗德始爲鄞人。祖光祖父茂英郡庠生，君群從皆以科第起家。而君在庠序間，鬱有時譽，所交皆邑之名士。時逢喪亂，不欲以經生自置，竒才劍客相與周旋，四方失職者多以君爲歸。同邑之士落於睚眦者，君必多方拯之，不能則慰藉其家，令其知死可樂而生可悲也。事親則菽水藥石，心力經營，不使有傷哉貧也之嘆。居父之喪，則鷄骨支牀，身先母卒，則死而猶視於子職。

可以無憾矣。然君之可以傳者，則有二事。從錢忠介學，爲制義。忠介截江之守，君入其幕府，多所贊畫。題授行人司行人。忠介航海，君以親老不行。忠介卒於閩，家人忽不見君，以爲爲親串之所，援止月餘而返。方知其入閩哭忠介也。此與謝臯羽之西臺慟哭，何異乎？張司馬被獲至省，其甥朱相玉貧不能從，君資其襦被，且以賀首之資付之。相玉奉君之教，得收塋于西湖。此與張弭毅負文山之骸骨，何異乎？夫臯羽弭毅，其事爭光於日月，而君之所爲，但傳之鄉黨，一二所識之口，能保不泯沒乎？古來如此者多矣。君自

司馬歿後遂病翻胃。自云吾年六十二當終。康熙辛酉八月十一日卒。正君所期之年也。娶李氏。子二。曰曆元。曰曆儀。女一。適太學生黃本孫。三允。豐。允。升。允。恒孫女。一銘曰。

天地遼廬。大氣舉之。江河融結。日月驅馳。中爲民物。長安久治。彰明較著。尤在亂離。猿鶴虱沙。俄頃變移。麥秀之歌。西山之薇。草木精英。亦起收之。於惟紀君。慕府魁竒。遠其遐荒。耿耿曩時。吾繼中齋。作此哀辭。

胡雲峯墓表

人子之於親、生致其養、死致其哀、莫不欲托能文之士、傳之後世、然非其子孫之顯達、無由自見、其因顯達而見者、虛誇鮮實、觀之者又未必信、君子樂道人善、則夫巖穴之下、有一二卓然行事、可以維持世教者、豈可因其子孫之顯不顯、以爲去取哉、胡君象斗、字敬辰、號雲峯、績溪之龍川人、祖一桂、父聚慶、君讀書識大義、然不爲場屋之業、雅尙清寒、古松流水之間、落子鏗然、便可終夕、梅花開時、繞樹百回、疎影在地、吟情愈摯、邈然有千載之思、迹其所爲、豈碌碌壽

常之士哉。而其可表則有二事。文王世子云：其有不
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
復膳，然後亦復初。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
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然則庶人之於親
疾，亦不過謹其湯藥之節而已。乃君之母疾，君割股
肉投於湯，藥以進。君之母遂爾霍然。至性所感，越於
中庸，非復聖經之所限節矣。自宗法廢後，之爲繼嗣
者，不過貨財而已。非復有香火霜露之感。故矍相之
圖爲人後者，不入惡其貪也。假使以繼絕爲念，而爲
人後，是其人賢人也。當必爲子路之所延矣。君之兄

啟泰死而無子、貧甚、莫肯爲後者、君戚然曰、吾忍吾
兄爲無祀之鬼乎、遂命其次子珙、斬衰竹杖、號於樞
側、以已財、襄其喪、葬加於人一等矣、是二者卓然不
與俗同、李定母喪、一日不加、新建爭襲、十年不決、方
之於君、能不愧死乎、子四人、曰衍、曰珙、候、選、州、同、知、
曰琰、曰珪、皆能克其家、

汪碩公墓表

新安汪虞輯寓於吳門時名甚著往來之名公勝流無不稱之余嘗至新安得交汪扶晨知汪氏之多賢出爲聞人處者亦必敦本厲行山梁之介也虞輯以其父狀求銘讀之而益信君諱希旦字碩公家貧力田養親不以菽水弛漆漆之敬稚弟三人恩意周匝畢其婚娶一門之內和氣旁皇君曰吾浮沉閭里以爭尺寸猶如烏鳥啄雪所得幾何於是出遊吳楚之間而家乃大起甲寅巳卯之亂新安無有寧戶君支危定傾風塵無恙則其才之優也君之在吳母夫人

病危君心動亟歸得侍湯藥半月至於大故無終天之恨曾參之孝精感萬里阮孝緒至性冥通母病自到君實有焉及其喪葬一循家禮知者以爲不愧紫陽之闕里也已而告其諸弟曰母以母死而有二心尺布斗粟之謠不以帝王而稍假借焉同居四十年如一日凡故疇新畎廩假進退抱孫長息婚嫁有無皆於君是賴晚年君以其所閱密者庭誥諸子往往與古言暗合不必求之書本也康熙己巳八月病卒得年若干虞韓之所序如此君亦鄉里恆人無麗辭輝藻以要譽文學無豐財崇職以警煢流俗無奇節

詭○行○以○聳○動○世○習○故○無○可○書○也○余○觀○近○來○名○公○鉅○鼎○之○碑○板○千○篇○一○律○其○所○書○者○不○過○升○遷○履○歷○濃○寵○疊○眷○而○已○其○於○經○世○之○當○折○奏○對○之○詳○明○納○牖○揚○庭○寂○然○無○一○可○指○蓋○不○欲○顯○露○恩○仇○以○起○謗○熒○故○寧○諱○而○不○書○夫○臺○閣○草○野○之○文○區○以○別○矣○今○除○官○爵○之○外○與○草○野○同○無○事○實○則○亦○草○野○之○文○也○臺○閣○之○體○將○無○絕○乎○然○草○野○之○無○可○書○不○礙○其○爲○敦○本○厲○行○之○士○臺○閣○之○無○可○書○使○其○文○傳○之○後○世○無○乃○房○魏○胡○趙○不○可○差○別○時○風○衆○勢○吾○於○表○君○而○爲○之○一○慨○也○

姜定菴先生小傳

道無定體、學貴適用、奈何今之人、執一以爲道、使學道與事功、判爲兩途、事功而不出於道、則機智用事、而流於僞、道不能達之事功、論其學、則有適於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爲、則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豈真儒哉、憑虛而觀當世、吾友定菴先生、其庶幾乎余交先生三十年矣、同爲子劉子之弟子、同輯子劉子之遺書、同續子劉子之講席、而余頽墮無成、先生之在朝野、遭時致力、必濟謨庸、私嗟嘆之、先生黜往行、爲灰塵、頌予紀其所聞、知荀子儒効之非虛言也、先

生名希轍字二潛、別號定菴、姜氏爲姚江世家、高祖諱子羔、行太僕寺卿、曾祖諱鏡、光祿寺卿、祖諱逢元、禮部尙書、父諱天樞、工部郎中、妣錢太夫人、先生中壬午舉人、解禍溫州府學教諭、攝瑞安縣事、海舶攻城、其舵樓高過城堞、架砲於上、守陴者不敢向邇、皆爭須臾之命、先生以藥書請救、初遣爲其所獲、再遣爲乞人裝、始得達郡、援兵至、先生授計破之、溺死齊雲江者無筭、事定有言其聚落通海、援兵利於鹵掠、欲往搜捕、先生不聽而止、順治壬辰授縣、王師徇地、元城爲養馬之區、軍餉供應、頭緒紛然、先生取定

俄頃事無留滯、兵民兩得焉。癸巳甲午、畿內水災、饑民咸就食於畿南大名、順德、數郡。時逃人禁嚴、居人皆閉戶拒之、野廟村坊亦不聽其停止。遍野哀號、先生惻然、以邑中塚北等集、兵火之後、田土荒蕪、下令但驗其婦女之無雙環、丁壯之非關東、語音者、皆聽留集賑之、使其開墾、群情大悅。督撫上聞、上嘉其救荒通變、下其法於各郡。更生之民、不啻數千萬。北地丁糧、大概隨田上下、三十畝而起一丁、唯是洪武板丁、未經勾除、故有一丁而輸九丁之稅者。先生欲除之以舒民困、胥吏皆曰不可。先生乃以新墾之田、

依例起丁、而與板丁之數、適相符合、百年之忠頓除、
一日越獄者十三人、一邑譁然、先生不動色、已而囚
有病、足不良於行者、得而訊之、云魏縣某家有土穴、
可以藏匿、先生卽於燈下遣手力往捕、遲明畢獲、其
應變暇豫如此、大吏無不知其才、三省大事皆願贊
成於先生、入爲戶科給事中、歷禮兵二科、轉都給事、
中所言皆天下大計、度當今所易行者、不以迂遠取
聲名也、如觀州縣之設施、調繁簡以佐銓政、免京解
之贓罰、悉存留以脩凶荒、窮盜賊之源流、用僕區以
先貴近、其議刑也、勿以刻深爲治、杖罪之折贖、較前

十倍請仍故例重罪之流徒置之死地不宜輕用此
皆導 皇上之惻隱洋溢宇宙書曰罪疑惟輕曰寧
失不經蔡傳謂二者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法先儒以
爲卽此一言蔡傳可廢先生之言豈蔡氏所敢望哉
又言撫臣須設標兵徒以空名不資彈壓使從先生
之議則三藩之叛或可預銷此曲突徙薪之謀也
上亦知先生爲最濇故其章奏多見施行需次京師
特令再補言官以俟京堂缺出及外艱歸服闋未
出卽以奉天督學起用田間皆近例所無也先生歸
爲鄉邦領袖越中喪亂之後人不說學先生率二三

老友讀書談道、重舉證人社會、每過三日、先生入講堂、釋菜先師、士子之有志者、雲委景從、始知場屋之外、大有事業、又開義學、使閭閻無力讀書者、皆與弦歌、風俗爲之丕變、子劉子、夢奠之後、及門之士、多歸忠節、海內遂無知其學者、先生於故牘、理其緒言、刻之行世、使海內知子劉子之學、與陽明同而異、異而同也、先生表章忠節、不遺餘力、與王顯菴先生建六賢書院、祀先忠端、劉忠正、倪文正、施忠愍、周文忠、祁忠敏於郡城、春秋有司致祭、倪文正喪在淺土、已數十年、先生以所選遺域爲之襄事、塗車芻靈無不

出自先生。施忠愍夫人依壻家以活壻，不能養。先生
割田二十畝，終其天年。其於三黨，恩義周旋，曲折又
不足爲先生道也。甲寅之亂，所在蚤起，越城受圍，先
生與當事城守，出其私財以享戰士，保越之功，不讓
呂珍。有言宜招募一旅以備緩急，先生言：市井烏合，
應變則不足，生變則有餘。終當以靜鎮之，辛未夏，蓋
湖決，鹹水下灌，虞餘慈鄞鎮海五邑民無覓飲之處，
若遇春耕，插禾無地。兒子百家測量畫圖，作議告先
生。先生力陳利害，李郡守始築海堤，民患稍息。先生
之學以事悟道，久之以道合事，從人情物理之恰好。

處體當受用故不與世牴牾亦不與世波靡所在見
功皆其真誠之流露也晚乃留心京門頗爲有得已
而悟京門之功惟在養氣盈天地間皆氣而氣有粗
細其粗者吾身出入之息其細者無聲無臭流轉自
有天則故調息之法以之由粗入細則可若但執所
調之息以爲氣止在是則非聖人從心不踰矩之學
矣慈湖之不起意卽良之思不出其位也先生自此
遠矣余少逢患難流離失學惛憊之力不忘沈眉生
陸文虎二人老而師友俱盡往往忍饑誦經其間可
以緩急告者唯徐果亭與先生二人病榻之中此心

欺然故以生平所見聞者直實書之不敢妄語自欺以欺先生也

孫男 千人

曾孫 傅文

儲文

元孫 璋

紹頌

紹顯校字

雷文定五集卷四

仁和門下後學沈廷芳叅訂

休寧後學程志隆較刊

附錄

文孝梨洲先生私諡議

萬言

先生既卒之明年小祥邁矣其孤百家以謝弔至寧門人二十有七人聚於言舍援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之例議所以私諡先生者重允瑋曰先生之在本朝徵聘不起則猶然士也檀弓記禮所由失謂士之有諡自縣黃父始可知士不當諡矣吾黨以此加

先生不幾誣乎、萬斯傳曰、先生嘗以

景炎

祥興之除拜、至今正史猶遵之、先生所仕、雖偏濶之
主、夫寧得竟泯其迹乎、先生之謚無

所疑也、陳自舜曰、然則當謚爲文、先生淵源六籍、貫
穿百家、賦物則萬態畢呈、論性則三昴俱備、以此爲
謚、其庶幾乎、劉甲曰、自宋以前、謚多一字、今之典制、
必取兼美、先生袖錫北闕、以列父仇、承歡窮山、以康
菴母、文可加孝、斯爲允宜、從先賢曰、不然、孝者一身
之行、而一家之事也、先生其蹈海之踪、而高不事之
守、直使商山可五、首陽可三、此字內正氣之宗、有明

數百年綱常所繫也。遂以文節乃不失先生之六矣。
矣。言於是與馮政化雲蛟陸岑李隱高字亮高字隆
裘璣姜宸蓀蔡和衷陳之璿毛文強王錫庸李敬鄭
性張錫瓚張錫璜張錫聰王錫仁陳汝登黃朝駿董
孫符萬世標折衷衆論而斷之曰道德博聞先生之
文不待言矣。觀非先生之孝無以啟先生之節之奇
抑惟先生之節愈以成先生之孝之大。蓋言節而先
生之制行同立而彰言孝而先生之立心更曲而苦
也。爰取證法秉德不同曰孝之義而以文孝擬正。更
取好廉自克曰節之義而以文節擬陪。共就先生像

文節 卷之二 二

前决之得文等二字先生之靈殆欲自謂其志之
所在歟於是退記其語以傳於門人之志寧與非寧
者康熙丙子重九日雨上門人萬言百壽謹識

黃忠端公暨徵君遺獻公父子兩神位入省郡

鄉賢祠看語

張希良

侍講
學政

黃忠端公三疏擊璫、撩虎鬚而不顧、孤忠報國、填紆
戶以如飴、近與楊左齊芳、遠視逢干竝烈、至其欲調
停於奸黨之際、實深合乎大易包羞之權、劉忠宣用
之而善類以全、諸正人違之而奄禍遂烈、痛以往事、
噬臍何言、由公講學素明、深智沉勇、兼脩不幸臨危
致命、成仁取義、俱融浩氣、已塞乎乾坤、英風猶凜乎
毛髮、旌忠有典、祭社何辭、冢嗣徵君、梨洲公、孝友性
生、忠貞世篤、髫齡伏闕、能訟化碧之寃、博浪囊椎、勇

斥群奸之魄、天地爲之震動、春秋大其復讎、若夫高
隱而廢蓼莪、鑿垣而逃旌帛、等身著述、蔚爲柱下之
藏、栢跡烟霞、各動 聖人之問、洵漢庭之鴻羽、而
越國之綺園也、父子兩世、俱振古人物、豈特一鄉一
國之善士已哉、旣經前院崇祀、縣庠如詳、併祀省郡、
以光盛典、以示楷模、

先遺獻文孝公黎洲府君行略 男百家

府君生於有明神宗三十八年八月初八日戌時，考終於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日卯時，享年八十有六。不孝百家謹遵未命，於次日昇至化安山，不用棺

椁，安臥壙中石牀，前設石几，置所著述圖書其上，卽塞壙門，其壙前片石，平時嘗命求寒邨鄭先生文勒之。先生於府君之交，不特生平忠孝大節，學問文章，卽府君荼苦衷曲，不敢告人者，雅知甚深。奚俟不孝

百家荒迷蕪筆，觀縷備陳，聊述先代世譜，略討生平學術事爲之萬一，并膝下所窺朝夕瑣細之一二，致

泣血稽顙以請、姚江黃氏漢潁川之後、靖康之亂、遷於婺源、有仕爲慶元通判者、金人破慶元、不屈死之、子三人、分地避兵、一居定海、爲東發始祖、一居慈谿、之吳舉、一居鳳皇山竹墩、居竹墩者、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已徙餘姚之竹橋、此吾族之始祖也、當是時、離亂之餘、力田給食、不遑詩書之業、以故、亞從曾辛、四世失其名、僅存行次、至第六世祖、字世堂、諱堂者、而名字始得詳、七世爲文貴、府君、貫八世子尹、府君、尹九世安之、府君、安祥十世、廷杲、府君、杲十一世、廷璽、府君、璽、號小雷、兄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返、祖往

求之裂紙寫兄之年貌籍貫爲券丁牒之寺觀街衢
經行萬里至道州奉兄而歸十二世素菴府君諒舉
義倉法於里中十三世東河府君稔生先高祖對川
府君而早世祖妣章太孺人身寡子孤高祖入城市
必向所之而立待歸始食守節數十年高祖諱大綬
號對川爲人精敏知先王父忠端公必貴嘗問孫之
得推封其祖官何品對曰三品高祖曰吾當及之王
父以七品死節或言其不驗未幾與遺贈太僕寺卿
先曾祖諱日中字鯤漢以易爲大師諸生以應試文
來質預定其高下次第無不奇中五經左史內外傳

國策莊騷隨舉一句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必原本
經傳王父之喪蔣令弔之途曾祖曰此郊弔也明府
以春秋起家豈宜有此一邑利害他人所不敢言者
獨慷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作奸曾祖投以治生帖
伍伯叩頭請死鄰邑之逆案尙書某使僮客越境迫
人曾祖杖之曰吾非杖汝聊以寄汝主耳其疾惡如
此累封太僕寺卿先王父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萬
曆丙辰進士天啟間官御史以劾奄魏楚忠賢客氏
忠死崇禎時贈太僕寺卿賜祭塋後起贈兵部左侍
郎謚忠端府君諱宗義字大冲號梨洲行第一祖母

姚太夫人將分晚王父預推祿命年月庚戌乙酉得
日時庚辰丙戌配合極佳然須聞金鼓之聲乃驗適
當是日是時有里優鳴鉦撾鼓而府君生日者謂與
先師生物只差一字見孔子生
卒歲月辨於時高祖贈太僕
公高祖母章太淑人猶在堂會祖行四人祖行十六
人一門親屬三十四人皆同繫而府君爲宗子天啟
癸亥年十四補仁和學博士弟子員十六娶先母葉
淑人外祖爲廣西按察司諱憲祖六桐先生丙寅王
父被逮與楊左諸公同死詔獄莊烈帝登極是時府
君年十九乃袖長錐草奏疏入京頌寃先是王父凡

三疏劾奄第一疏在楊疏二十四大罪之先第二疏
繼楊而上第三疏則萬忠節杖死後逆奄髮指噤曹
欽程論之削籍後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
王父用織造奄李實爲張永授以祕計逆奄大懼使
人樵訶李實於是以講學與大獄而王父被禍府君
至都門已得賜祭葬贈官錄後一疏謝恩一疏請誅
曹欽程李實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月會審許顯純
崔應元府君對簿袖錐以錐顯純流血被體顯純自
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府君謂顯純與
魏忠賢謀反謀反則以親王高煦宸濠猶不免於戮

況皇后之外親乎卒得論顯純應元沒不待時妻子
流三千里又與光山夏承吳江周廷祚共箠所頭顏
容葉文仲立時而斃蓋顯純爲大理王父被其拷問
而二人則乙丙被難諸公皆其手害者北地牢子名
所頭承則夏公之令子廷祚周公宗建子也六月會
審李實李永貞劉若愚三奄於中府李實辨原疏不
自已出魏忠賢修怨於諸公取其印信空本命李永
貞填寫之故其墨在硃上又恐府君執對使隸人某
某行賄三千金府君即疏言其事謂李實當取空本
之時何以不言諸公被逮之日又何以不言汝即畏

死以七君子之命、代汝么麼一死、今尙欲求生乎、況以實之賄賂、何求不得、茲現可據矣、則臺在殊上之本焉、知不出今日所爲乎、復用錐錐實等、蓋府君義勇勃鬱、久自拚一死、以衝仇人之胷、賴天子仁明、念忠死孤兒、而不顧也、福王南渡、阮大鍼尋防亂、搗之怨、次第欲盡殺搗中人、而府君尤所注意、目爲黨魁者也、初逆案既定、大鍼百計謀翻、不遂、崇禎十二年、攜重賄、挾新聲、招搖白下、躁進之徒、受其籠索、爲卷土重來之計、一輩知名士、共出留都、防亂搗逐之、其搗首顧子方、杲、次則府君、次左碩人、國柱、左子直、棟

沈眉生壽民沈崑鋼士桂魏子一學謙等而從中從
愚則周仲馭鏞也至是大鉞以定策功欲先殺仲馭
而無名曰彼動云逆案我當以順案誅之乃牽引周
介生鍾之從賊而逮仲馭嗣是希大鉞意者交章劾
其所嫉子直一門變姓名而逃眉生亡命金華山中
而府君初爲同邑之逆黨某與劉蕺山祁世培章羽
侯三先生同劾後爲徐大化之姪署丞某特疏所劾
下三法司逮問值六兵南下其事得解不則王父
既死於逆奄府君又且死於其乾兒矣淞河之役鼎
革初逢彈丸一隅未測聖朝高厚尙有乃乎於

已日而用牛革之鞮者。卽府君亦嘗腰組。虞淵。矚同。
夸父。零丁。有歎。不悔。空坑。然而張儉。魏齊。遠倚。箭山。
爲。視。壁。文。成。五。利。共。指。竹。浦。爲。蓬。萊。府。君。乃。愔。然。曰。
我。乃。以。依。名。江。湖。耶。遂。奉。王。母。選。之。山。中。大。發。篋。衍。
默。體。徧。勘。始。悟。師。門。之。學。爲。集。儒。先。之。大。成。府。君。垂。
髻。讀。書。卽。不。瑣。守。章。句。好。窺。羣。籍。年。十。四。隨。王。父。京。
邸。王。父。自。課。以。制。義。府。君。完。課。之。餘。潛。購。三。國。衍。義。
列。國。傳。京。漢。殘。唐。諸。小。說。藏。之。帳。底。夜。則。發。而。觀。之。
一。日。王。母。以。告。王。父。曰。亦。足。開。其。智。慧。自。後。王。父。每。
私。視。府。君。書。觀。所。乙。處。而。府。君。轉。不。之。知。年。二。十。二。

發憤讀二十一史日限一本丹鉛矻矻不晷不寢蓋
府君自少遭多難家仇黨禍南北往來未嘗廢學顧
是時心力旁溢既業制舉復騁詩文就試南都凡一
時四方知名之士無不交遠近時文詩賦之會無不
赴選文統於東浙就盟會於三吳故雖得子劉子以
爲之師嘗自謂先師夢奠以前痛掌血痕不沾牛革
及是潦水瀾枯百途心折而鼓山慎獨之宗旨得府
君而大顯焉初子劉子嘗與高忠憲鄒忠介馮恭定
三公講學於東林首善兩書院三公繼歿乃始與陶
石梁舉越城證人之會然東浙之學自新建啟途一

傳而爲龍谿再傳而爲海門石簣湛然澄之禪入之
三傳而爲石梁輔之以姚江之沈國樸管宗聖史孝
咸密雲悟之禪又入之蕺山主慎獨慎則敬敬則誠
消息動靜步步實歷而見石梁宗解悟云識得本體
不用工夫求之心行路絕之間故雖與同事而論多
齟齬已分會於白馬山石梁所說皆因果至言一名
臣轉身爲馬引老嫗證之府君曰是何言也因約吳
越士四十餘人連袂而禱弟子於蕺山自是蕺山門
人益進然丁改革之際其高第者如金伯玉吳磊齋
祁世培章羽侯濶山彭期生王平趾祝開美諸先

生既身殉國難其餘或時文之塊礪未消或蔥嶺之
螺贏易化間有自任知師門之學者則毘陵之仲昇
惲子由此其選也已酉東來握手謂府君曰今日知
師門之學者惟吾與子議論不可以不一但於師門
言意所在當爲渾融府君不答蓋以師門超越前儒
者全在於此此而渾融猶是師門之學乎府君表顯
師門之學發前人之未發者大端有四一日靜存之
外無動察樹木栽培必於根本枝葉之上無可用力
知乎此則省察卽存養中切實工夫今專以存養屬
靜安得不流而爲禪省察屬動安得不流而爲偽又

於二者之間方勸未勸之際求其所爲幾者而謹之
安得不流而爲雜一曰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傳曰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自中之好惡一於義而不二
於惡正指其所存而言也如意爲心之所發孰爲其
所存者乎是所發先於所存豈大學之本旨乎蓋心
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
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工夫結在主意
中離却意根一步更無格致可言一曰已發未發以
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夫喜怒哀樂非以七情
言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謂之

喜仁之德也。自其油然而暢，謂之樂禮之德也。自其肅然而歛，謂之慈義之德也。自其愀然岑寂而止，謂之哀智之德也。乃四時之氣，所以循環而不窮者，獨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卽爲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謂之和性之德也。故人有無七情之時，而無無四德之時。自其存，諸中言謂之中，卽天道之元亨利貞。運于於穆者是也。陽之動也，自其發於外，言謂之和，卽天道之元亨利貞。呈於化育者是也。陰之靜也，存發總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一曰太極爲萬物之總名，易畫之一奇，卽太極之象，因而偶之，卽陰陽之

象兩儀立、太極卽隱於陰陽之中、故不另存太極之象、於是緘言之道理、皆因形氣而立、離形無所爲道、離氣無所爲理、離心無所爲性、而其要則歸之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認識本體而墮於恍惚、或倚傍、獨知而力於動念、皆非慎、獨體也、人心徑寸間耳、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意者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惟有此不慮而知之靈體、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擬以見聞才識之能、情威利害之使、便不得謂之獨、此則慎之無及矣、可知獨卽意也、意非念也、是故渾念於

意以爲心之所發而誠之。是舍其本源而從事於焦
芽絕港也。謂理生氣。是與佛者有物先天地之說何
別也。此千古未浚之疑。一旦使人冰融霧釋。真有宋
以來所未有。然向非府君真心妙悟。推陷而廓清之。
則子劉子已收之鏡。已得之珠。幾何而不復墜乎。海
昌陳簡齋先生曰。學在天地間。有宗有翼。余躡齊叢
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淵源考亭。追
邇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未見有董常黃幹
之儔者。梁洲黃子於叢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
言。證明其大義。推離還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

後、叢山之學如日中天、黃子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
歟、先生與府君同門素心、故知之深、言之切也、康熙
丁未、定菴姜先生請府君復證人書院之講、會先生
亦故與府君同及叢山之門者也、自首陽正命講席
中絕者三十六年、至是而復舉之、戊申、鄆城亦請府
君主講席、一會於廣濟橋、再會於延慶寺、自是甬上
傑出之君子二十餘人、咸來執贄、府君謂學問必以
六經爲根柢、空腹游談、終無撈摸、於是甬上遂有謹
經會、嗣後海寧合許公三懇請主講於北寺、越倅許
公虬請主講於鄆城、郡守李公鐸請主講於府學、明

倫堂府君雖勉強應之、或皆非本意也、已未葉詡菴先生以博學鴻儒薦、府君辭不赴、寓書陳庶常介眉謂與君相知有素、胡不爲力止、此魏野所謂斷送老頭皮也、庚申徐立齋先生以特舉遺獻事、薦府君與興化李映碧先生兩人、奉旨着該督撫敦請府

君寓書制府李公之芳、中丞李公本晨使代以老病疏辭、已又奉特旨、凡黃某所有論著及所見聞有資明史者、着該地方官抄錄來京、宣府史館、藩司李公士貞因招不孝百家入署、較勘如千冊、使胥史數十人繕寫進呈、庚午二月哉生明、皇上問徐

何文先生海內博學洽聞、文章爾雅、可備顧問者、何人先生對以臣所知、止有浙江黃某、學問淵博、行年八十、猶不釋卷、曾經臣弟元文奏薦、上曰、可召來、朕不任以事、如欲回家、卽當遣官送之、先生對前業以老病辭、恐不能就道也、皇上因歎人才之

難如此、歲戊辰、自爲生壙於王父壠畔、諭吾死後、卽於次日昇至壙中、斂以時服、一被一褥、安放石牀、不用棺槨、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覡銘旌紙錢、紙旛一槩不用、是時不孝百家、以代役明史在都、得

諭、皇遽告辭、監修許以在家纂輯、攜書亟歸、癸甲冬

秋兩兄繼歿、又書黎洲末命一篇、不孝百家、私與宗
叔道傳師謀曰、諸命皆可遵、獨不用棺槨一事、奈何、
海君聞之曰、噫、以父之身、父不能得之、子耶、作葬制、
或問、或問送死者、棺周於身、槨周於棺、古今之通義、
也、今子易棺以石、牀易槨以石、穴可乎、曰、何爲其不、
可也、余覽西京雜記、所發之冢、多不用棺、石牀之上、
藉以雲母、趙岐救其子曰、吾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
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
陳希夷令門人鑿張超谷置尸於中、人入視其顛骨、
重於常人、尙有異香、古之人行此者多矣、問者曰、爲

其子者從之與否曰奚爲其不從也。孝子者於親平日之言無有不從。至於屬纊之後，世俗謂之遺囑。禮家謂之願命。親之所言從此不得聞矣。無論馬醫夏畦之子不敢不奉以終身，不必孝子於此而有不從。則平日之爲逆子無疑矣。楊王孫裸葬而子從之。古今未有議其子之不孝者。是從之爲是也。問者曰：子以從親爲孝，則古今無諍子矣。曰：聖人之爲棺槨以槩天下之人，其有不袞槩者，自創爲法，亦聖人之所不禁也。必以去棺槨爲非禮，則趙岐之孟注不當列於諸經，希夷之圖書不當傳之於後世矣。使爲子者

而欲諍之、則是自賢以蓋父也、問者曰、諍之不可、父死之後、陰行古制、使其父不背於聖人、不亦可乎、曰、惡是何言也、孝子之居喪、必誠必信、誠信貫於幽明、故來格來享、欺偽雜於其間、精誠隔絕、宗廟之饋食、松楸之霜露、其爲無祀之鬼矣、孟子之禮匡章、以其不欺死父也、父有不善、尙不敢欺、父之不循流俗、何不善之有、願使其形骸不能自主、則棺槨同於敝蓋、人亦何樂乎有子也、又示不孝百家詩二首、築墓經今已八年、憂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輸與鳶蟻笑、一把枯骸不自專、年來賴汝苦支撐、雞骨支牀得暫寧、若

使松聲翻惡浪、萬端瓦裂喪平生、嗚呼嚴命如此、不
孝百家、敢不遵乎、

先母葉氏爲先外祖所鍾愛、
齋裝頗具而惟以儉質自處、自王父兩葬建祠、諸費
皆先母簪珥之直也、桑海之交、疊經播徙、晝夜常懷
剗刀以防不測、先王父歿難時、留家訓一章、中有汝
婦賢孝、古有用婦言而亡、亦有不用婦言而亡之語、
先府君逝世二十年、府君庭誥謂賢孝二字、是汝母
生而得忠端之謚也、後人卽不信、今人之文章、其有
不信忠端公之言者乎、
汝人子三百藥官生娶

李氏繼柳氏正誼太學生娶孫司馬延齡之女其花
燭則監國所賜繼虞氏

不孝百家

太學生原名百學

聘王司馬篤菴女司馬正命女爲劉弁所得時年十
三奪弁劔自刎通志所載王烈女也娶孫氏女三長
適大理府知府朱雅淳子諸生朱林次適官生劉茂
林卽鼓山子劉子宗周冢孫次適諸生朱沈孫男六
千頃千子千秋千門千仞千人孫女四諸生諸孔侃
萬承勳太學生沈兆祥庠生沈岳其壻也府君之學
原本藏山而深造必由乎自得言性則以爲陰陽五
行一也賦於人物則有萬殊有情無情各一其性故

曰各正性命以言乎非一性也。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也。狼貪虎暴獨非性乎。然不可以此言人。人則惟有不忍人之心。純粹至善。如薑辛茶苦。賦時各別。故善言性者。莫如神農之本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指此心之卽性也。非先有仁義禮智而後發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見孺子入井而怵惕。噉蹠而不屑。此性之見乎動者也。卽當其靜而性之爲怵惕不屑者。未嘗不在。猶之未發而喜怒哀樂未嘗不在也。凡動靜者皆心之所爲也。是故性者心之性。舍明覺自然自有條理之心。而別求

所謂性亦猶舍屈伸往來之氣而別求所謂理矣。大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消息盈虛，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轉而爲物，物不轉而爲人，草不移而爲木，木不移而爲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特之反覆萌蘗發見者，性也。儒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而後心與理一。一氣而含陰陽五行，不能無過不及，而有愆陽伏陰，豈可謂氣之不善乎。其一時雖有過不及，而

萬古之中氣自如也。人之氣稟雖有清濁強弱之不同而满腔惻隱之心觸之發露者則人之所同也。此所謂性卽在清濁強弱之中豈可謂不善乎。人生墜地分父母以爲氣質從氣質而有義理則義理之發源在於父母。陽明言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不知天理從父母而發便是仁也。嚴父配天非崇高之也。吾之於天曠遠難屬藉嚴父在天之靈通其陟降而先儒疑於郊禘以功德言不以感召言非也。世儒謂天理爲天下所公共虛靈知覺爲一己所獨得故必推極其虛靈知覺之知以貫徹無間乎。

天下公共之理、斯爲儒者之學、若單守其虛靈知覺之知、而不窮夫天下公共之理、則入於佛氏之窠臼矣、不知天之生人、舍虛靈知覺之外、更無別物、虛靈知覺之恰好處、便是天理、此理通天下萬物而無間、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以其已所自有、無待假借、謂之獨得可也、以其人所同具、更無差別、謂之公共可也、乃一以爲公共、一以爲獨得、析而爲二乎、佛氏正惟認理在天地萬物、非吾之所得有、故以理爲障而去之、其謂山河大地爲心者、不見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無礙於其所爲空、則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矣、

故世儒之求理與釋氏之不求理學術雖殊其視理在天地萬物則一也楊墨之道至今不熄夫無所爲而爲之爲仁義佛氏從生死起念卽楊氏之自爲也發願度衆生卽墨氏之爲人也任彼說乎說妙究不出此二途其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爲其所謂祖師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爲人故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何曾離得楊墨窠臼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與儒門何一事不是自爲爲人仁義之道所以滅盡自古至今止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易言一陰一陽之爲道此一陽已括一百九十二爻

之奇一陰已括一百九十二爻之偶以三百八十四
畫爲兩儀非以兩畫爲兩儀也若以第一爻而言則
一陰一陽之所生者各止三十二爻而初爻以上之
奇偶又待此三十二爻以生陰陽者氣也爻者質也
一落於爻已有定位安能以此位生彼位哉四象亦
統六十四卦之純陽純陰之乾坤陽卦多陰之震坎
艮陰卦多陽之巽離兌而言四象之分布於各卦者
卽爲八卦八卦卽六十四卦八卦定吉凶如以爲三
畫之卦何以定吉凶乎觀包犧氏始作八卦下引乾
坤夬益諸卦可見矣兩儀四象八卦生則俱生無有

次第太虛細縕相感止有一氣無所爲天氣也無所爲地氣也自其清通而不可見則謂之天自其凝滯而有迹象則謂之地故曰資始資生又曰天施地生言天唱而不和地和而不唱也今謂一三五天之生數六八十地之成數二四地之生數七九天之成數是天唱而復和地和而復唱真若太虛之中兩氣並行天氣地氣其爲物貳矣是故一氣之流行無時而息當其和也爲春是木之行和之至而溫爲夏是火之行溫之殺而涼爲秋是金之行涼之至而寒爲冬是水之行寒之殺則又和木火金水之化生萬物其

凝之之性卽土蓋木火金水上目雖有五而氣則一
皆天也其成形而爲萬物皆地也若以木木土天之
所生火金地之所生則春冬屬天夏秋屬地五行各
有分屬一氣循環忽截而爲天忽截而爲地恐無此
法象矣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俯察於地也
謂之圖者山川險易南北高深如後世之圖經是也
謂之書者風土剛柔戶口盛衰如夏之禹貢周之職
方是也謂之河洛者河洛爲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
圖書故以河洛繫其名也如此種種不可殫紀則又
多叢山之所未發者至於博極羣言上下今古著述

文章翼補經史以達天官地理九流百氏之學無不
精野乘稗官之說靡不究此如導源崑崙過龍門歷
底柱而遂至望洋浩漶也所著書孟子師說以叢山
有大學統義中庸慎獨義論語學案師其意以補未
備也易學象數論六卷以易之象數久爲異說所掩
如焦京之徒以及太孚洞極潛虛王迺之流紛紜錯
雜論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爲內經論其顯背於
易而自擬於易者爲外編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此有
明一代學術所關也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明文海
四百八十二卷此有明一代之文章也南雷文案十

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後增副
爲南雷文定共若干卷、南雷詩歷四卷、南雷昔晉謝
遺塵所居之地、去余家數里、府君取以自號也、待訪
錄一卷、此弼帝匡王之略也、宋史補遺三卷、冬青引
註一卷、西臺慟哭記註一卷、錄三卷、海外慟哭

記一卷、汰存錄一卷、汰夏彝仲之幸存錄也、念昔日
之交遊而追憶之、則作思舊錄、以水道變遷、非桑廊
時舊作、今水漚壬午同二三叔父遊四明山、攀蘿附
葛、藤竹窮搜、作四明山志、告羅黃巖、以其暇游天台
雁宕、作台宕紀游、庚子游匡廬、作匡廬行腳錄、讀書

所至、關涉本邑者、另分摘之、爲姚江文略、姚江逸詩、
姚江瑣事、宗支日衍、一本追思、作黃氏家譜、予冠不
弔、勞心棘人、作黃氏喪服制、其曆律算數諸學、則有
春秋日食曆、授時曆、故大統曆推法、授時曆、假如回
回曆、假如西洋新法、假如律呂新義、予珠密語、氣運
算法、勾股圖說、關方命算、測圖要義、以至納甲納音
太乙壬遁等、皆有成書、其未成者、宋元儒學案、宋元
文案、已有彙本、未經編輯、遺命不孝百家成之、嗟乎、
此豈不孝百家所任哉、怛怛恐恐、大懼弗勝、誓從此
刻勵、稍希進步、力必成之也、嗚呼、人生境遇、勞逸之

判逾於霄壤。府君少丁家難。母寡弟幼。覆巢之下。僅存完卵。兼之禍患頻仍。內外百凡。隻身肩鉅。曾王父病革。匠事未敦。府君步行四百里。冒暑至諸暨。購歸美槨。計直二百金。曾王父力疾出視。摩挲久之。喜曰。汝後日卽封贈及我。亦是虛名。今日之孝。乃實事耳。先王父喪歸卜葬。隱鶴橋。鄉人之在逆案者。甚如天子。有表章忠義之事。出而爲難。府君禦之。已建王父祠於西石山。又出爲難。府君號於當事。戴山助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請以螳臂當之。卒得御史蕭公奕輔助金。推官陳公子龍作祠堂碑銘。檄縣

立石、又邀兩馬公、留仙、鄴仙、暨陸文虎、馬履安、劉瑞、當凡數十先生、會祭祠下、大鳴攻鼓、而逆黨始消沮、丙子、王父遷葬化安山、明年二月、分守台紹道謝公、雲虬奉命諭祭、府縣各官紳士、皆來饌者數千人、府君應之、不露寒儉之態、叔父輩四人、王父被難時、四叔父司與五叔父孝先更幼、讀書任之外傳、二叔父晦、本年十一、三叔父澤望、年九、府君身自教之、講書發明大意、將心意性命仁義禮智融會貫通、一章明則章章皆明、不與邨學究講貫逐節生解、初作制義、必令揣摩先輩、有一篇不似者、則訶之、久之、又令縱

橫議論才氣爲主若拘守先輩者訶之如是而兩叔
父之學成矣爲娶二叔父徐馮兩叔母三叔父劉梁
兩叔母四五叔父朱姚兩叔母建正氣堂分居之庚
辰黜解南糧充是役者家無不覆又值歲連大祲叔
祖輩皆相向而泣府君告糴黃巖一身竭蹶又值過
祭甚嚴馳驅台越間謀於王峨雲倪鴻賓祁世培三
先生而其事得集庚寅二叔父以連染被執將罹大
辟府君赤足行冰雪中十指皆血求救於馮君道濟
得胡珠百顆獻之大帥而叔父得釋丙申墓祭戴家
山圍門爲山賊所縛府君求救於沈李二君二三五

叔父乃得放歸。西石山祠爲屯兵殘毀。移建之黃竹浦口。旋爲水漂。又遷之南城之隅。而不孝輩之婚嫁不與也。事亦曠矣。况夫雲壓睢城。風巔崖海。刊章急至。基忽交於貫星。應瓦頻來。琴欲破於日影。以至擔登避寇。攜老幼於海濱。山陬匿影。憂護埋名。姓於城隈市角。此真宇宙間之勞人也。而府君乃復肆厥典墳。開來繼往。大而能博如此。豈天故擇一至苦之境。以困府君。而府君卽不憚自苦。其心志殫厥劬勞。力與天抗。與府君抄書寒夜。必達雞鳴。暑則拆帳作孔。就火通光。伏梳攤編。以避蚊。踉算厯未符。力索窮搜。

心火上炎、頭目爲腫而不輟、嗟乎、好逸惡勞、人情等耳。府君豈獨遠於人情乎。亦惟是時存一王父之痛於意中、無時不心王父之心、事王父之事、必不欲使倫物之間、立身之際、稍有不盡、以貽王父憾、故不惜竭一身之心神膏血、一一以赴之、是皆至性之發、皇有然耳。府君之生、王母夢有麒麟、故乳名以之。生而岐嶷壯、能舉鼎、額旁髮際有紅黑痣、如錢左右各一、或曰此日月痣也、或曰此肉角相也。歲庚午、姚江胡氏產麟、府君作獲麟解、謂是大水之兆、而旁議者以爲府君

焉。蓋府君之身、茹苦一生、晚

年困乏或至不能舉火亦云窮矣然而神異禎祥之事實不一二數當十三四時赴考越城適同姓者有岑樓五間空無人居府君過之聞笑語甚奕聲登樓睇視見五六人倉惶急避府君逐問追躡樓窮而人不見惟五通神之像設在焉此時府君以孤身童子疑視弗怖也嘗登四明山至柿嶺失道暑氣爍蒸悶絕於地則有黃衣童子護守前立甍猶見之良久乃激至於曠閣讀書靈芝生於階畔空山布算甘露降於青松昔王父在詔獄老人見夢曰諸公後惟公後最吉孰謂是偶然者乎府君作叢山傳五星聚奎濛濛

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
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府君於甲辰歲著
明儒學案成而五星聚牛女圖由國家之瑞應亦
何幸適逢其會與

孫男 千人

曾孫 僞文

儲文

元孫 璋

紹頌

紹顯校字